

知音汇



ZHIYINHUI

武汉市蔡甸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办

2014

3

知音

文艺季刊

主管：中共蔡甸区委宣传部
主办：蔡甸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委会

主任：郭笑撰

编委：龙建平 高池 谷未黄
千里烟 蔡永 吕文飞

编辑部

主编：龙建平

副主编：高池 陈进军 王汉伟

编辑：梦凡 别梦 阿伟
如雪 泉名 林洲子
呢喃低语 长安兵乱
福墨留香

地址：武汉市蔡甸区树藩大街
491号新闻中心

邮编：430100

电话：027-84940676

邮箱：zyh430100@163.com

刊号：鄂内资准字2096/WH号

2014年第3期（总7期）

出版日期：2014年9月

巍巍乎，汤汤乎

1

小说坊

编辑：呢喃低语 长安兵乱

我的小街

——（自传体小说《我这八十年》节选）滕茂维 4

长城之砖

——小说《我的小街》浅评 若比邻 27

老爸和停车位（小小说两篇）余少芹 29

九爷（短篇小说）张永芳 32

散文苑

编辑：如雪 别梦

抹不去的乡愁 杜国繁 38

我的裴山我的家（外一篇）徐玉萍 44

蔡甸区政法干警演讲稿选登

张懿诚 李怡 邹先容 万婧文 陈湘乾 吴博 陈前 48

姆妈的手 裴高才 55

平凡而非凡

——读王新民 张慧兰 58

百花园

编辑：福墨留香

唤醒眼睛的人

——摄影家刘云伏先生印象 福墨留香 63

用真情留住岁月之美

——摄影家刘云伏先生黑白照片解读 刘福华 65

刘云伏摄影作品 66

书法 代先胜 曹春桃 73

书法 龙建武 蔡国琦 74

美术 余传宝 潘程程 75

书法 尹正风 美术 郑言平 76

歌曲《知音故里知音情》宋克元词 雷本怀曲 77

新诗廊

编辑：阿 伟 林洲子

在秋水之外等你（组诗） 花之骨 78

甘卫平 陈桂华 吴良华 高 宇 81

给梦找一个出口 何炳阳 83

秋之舞（外二首） 何祥华 84

撷琴绝弦（叙事诗） 吕书臣 86

古韵轩

编辑：泉 名

腕底珠玑上笔尖 蔡晓明 90

修身治世诗之教

——读蔡晓明诗词小记 泉 名 92

儒山小令唱民风 张修平 方荣汉 王祖泽 李传会 郑中心

李少平 蒋铭宽 尹和轩 94

方振忠 郑思遥 张冬香 谢会君 张丽华 田双双 李 娟

张远鹏 刘新志 张业鉴 方振武 危传汉 95

信息窗

编辑：梦 凡

歌剧《高山流水》与共建环后官湖文化圈签约仪式举行 96

蔡甸区文联探索文艺项目化管理 96

蔡甸区第五届知音文化艺术节系列文艺活动启动 96

刘云伏摄影作品 封二

霜叶红于二月花（摄影） 徐 俊 封三

毛泽东词 水调歌头 游泳（书法）王南舟 封四



打造知音文化品牌
构筑文化蔡甸高地

协 办：（排名不分先后）

湖北中核置业有限公司

武桥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知音城建设有限公司

蔡甸区后官湖生态宜居新城管委会

武汉蔡甸生态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振业建设集团公司

武汉水王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武汉蔡甸文化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蔡甸区星光村集团

武汉东方之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封面题字：金伯兴

目录篆刻：吉继忠

版 式：杨茂林 蔡 永

设 计：武汉龙脉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武汉市红黄蓝彩印有限公司

巍巍乎，汤汤乎/



我靠在爸爸的身旁，听河水从船底下潺潺流过，心里老想着桌子上那碗没有吃完的米饭和圆溜溜黄橙橙的荷包蛋，那悠长凄惶的警报声，还有那黑暗、恐怖的防空洞里的窒息和外面传进的“轰轰隆隆”的爆炸声……

滕茂维：
《我和小街》

大火烧了一夜，破晓时才被扑灭。闲园片瓦无存，连那两棵高大茂盛的榕树也被烧成了两根炭，只有假山顶的石塔还颤巍巍地斜立着，黑沉沉的像一曲无声的挽歌。

张永芳
《九爷》

九爷死了，带走了一座园子；桂花走了，走得无影无踪。

此变故如晴天霹雳，从此全家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祖母单薄的肩上。在那多舛的年月里，祖母含辛茹苦，上要赡养年迈的老母，下要哺育四个年幼的子女，后来，娶媳嫁女、养老送终，一一尽到了为人母、为人女的职责。

杜国繁：
《抹不去的乡愁》

姆妈的手，也是帮助儿女们实现求学梦想的推手。她起五更，睡半夜，纺纱、织布、编草鞋、打草包，到集镇上去叫卖。在极左路线的年代，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在禁止之列。姆妈为防止市场管理人员追查，常常是东躲西藏，有时日夜劳累的成品均被没收。

裴高才：
《姆妈的手》

知音

文艺季刊

主管：中共蔡甸区委宣传部
主办：蔡甸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委会

主任：郭笑撰

编委：龙建平 高池 谷未黄
千里烟 蔡永 吕文飞

编辑部

主编：龙建平

副主编：高池 陈进军 王汉伟

编辑：梦凡 别梦阿伟
如雪 泉名 林洲子
呢喃低语 长安兵乱
福墨留香

地址：武汉市蔡甸区树藩大街
491号新闻中心

邮编：430100

电话：027-84940676

邮箱：zyh430100@163.com

刊号：鄂内资准字2096/WH号

2014年第3期（总7期）

出版日期：2014年9月

巍巍乎，汤汤乎

1

小说坊

编辑：呢喃低语 长安兵乱

我的小街

——（自传体小说《我这八十年》节选）滕茂维 4

长城之砖

——小说《我的小街》浅评 若比邻 27

老爸和停车位（小小说两篇）余少芹 29

九爷（短篇小说）张永芳 32

散文苑

编辑：如雪 别梦

抹不去的乡愁 杜国繁 38

我的裴山我的家（外一篇）徐玉萍 44

蔡甸区政法干警演讲稿选登

张懿诚 李怡 邹先容 万婧文 陈湘乾 吴博 陈前 48

姆妈的手 裴高才 55

平凡而非凡

——读王新民 张慧兰 58

百花园

编辑：福墨留香

唤醒眼睛的人

——摄影家刘云伏先生印象 福墨留香 63

用真情留住岁月之美

——摄影家刘云伏先生黑白照片解读 刘福华 65

刘云伏摄影作品 66

书法 代先胜 曹春桃 73

书法 龙建武 蔡国琦 74

美术 余传宝 潘程程 75

书法 尹正风 美术 郑言平 76

歌曲《知音故里知音情》宋克元词 雷本怀曲 77

新诗廊

编辑：阿 伟 林洲子

在秋水之外等你（组诗） 花之骨 78

甘卫平 陈桂华 吴良华 高 宇 81

给梦找一个出口 何炳阳 83

秋之舞（外二首） 何祥华 84

撷琴绝弦（叙事诗） 吕书臣 86

古韵轩

编辑：泉 名

腕底珠玑上笔尖 蔡晓明 90

修身治世诗之教

——读蔡晓明诗词小记 泉 名 92

儒山小令唱民风 张修平 方荣汉 王祖泽 李传会 郑中心

李少平 蒋铭宽 尹和轩 94

方振忠 郑思遥 张冬香 谢会君 张丽华 田双双 李 娟

张远鹏 刘新志 张业鉴 方振武 危传汉 95

信息窗

编辑：梦 凡

歌剧《高山流水》与共建环后官湖文化圈签约仪式举行 96

蔡甸区文联探索文艺项目化管理 96

蔡甸区第五届知音文化艺术节系列文艺活动启动 96

刘云伏摄影作品 封二

霜叶红于二月花（摄影） 徐 俊 封三

毛泽东词 水调歌头 游泳（书法）王南舟 封四



打造知音文化品牌
构筑文化蔡甸高地

协 办：（排名不分先后）

湖北中核置业有限公司

武桥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知音城建设有限公司

蔡甸区后官湖生态宜居新城管委会

武汉蔡甸生态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振业建设集团公司

武汉水王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武汉蔡甸文化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蔡甸区星光村集团

武汉东方之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封面题字：金伯兴

目录篆刻：吉继忠

版 式：杨茂林 蔡 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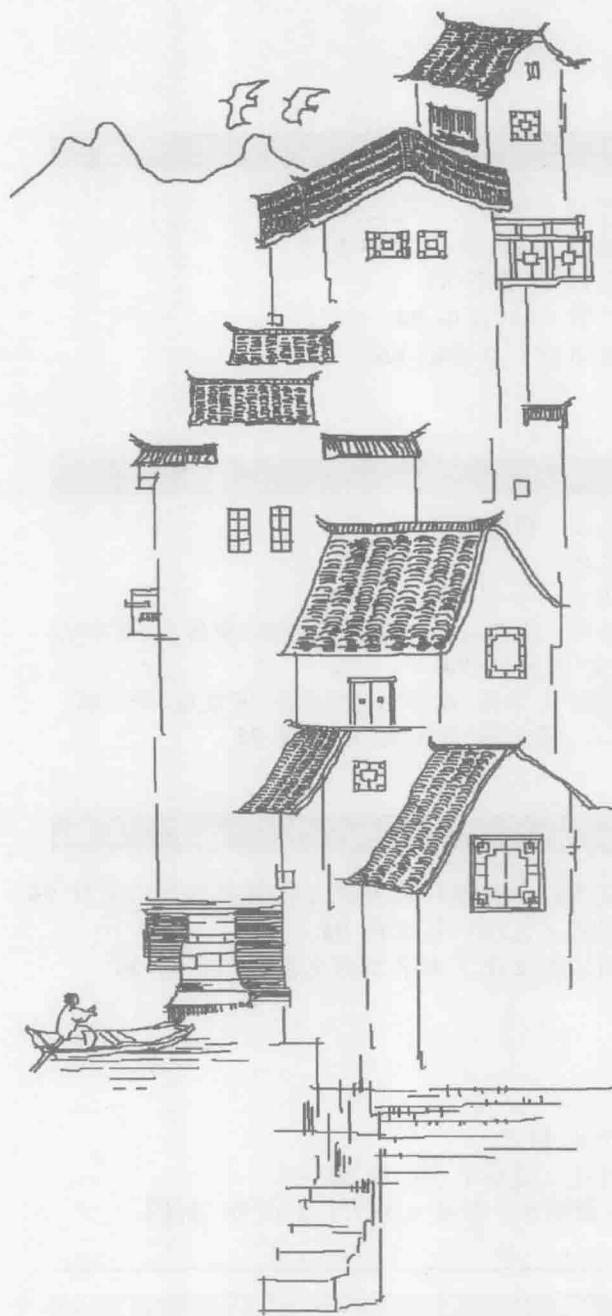
设 计：武汉龙脉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武汉市红黄蓝彩印有限公司

我的小街

□ 滕茂维

（自传体小说《我这八十年》节选）



小木船像个大摇窝。老船工在船尾摇着双桨，身体一俯一仰，桨叶拍打着河水，“哇！哇”，像孩子的梦呓。

大摇窝摇啊摇，慢慢悠悠的，在水面上，在云端里。我躺在爸爸温暖的怀抱里，和爸爸一起唱歌：月亮走，月亮走，它是我的好朋友……

鸟儿在阳光下自由地飞翔，好一片安详和宁静。不满九个月的小妹，在姆妈的怀里吃饱了，睡着了。弟弟也睡着了。我靠在爸爸的身旁，听河水从船底下潺潺流过，心里老想着桌子上那碗没有吃完的米饭和圆溜溜黄橙橙的荷包蛋，那悠长凄惶的警报声，还有那黑暗、恐怖的防空洞里的窒息和外面传进的“轰轰隆隆”的爆炸声……慢慢地，我也恍惚进入了梦乡。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隐约听到爸爸和姆妈在谈论什么。

爸爸说：“放心吧，组织上一定会派人来接你们的。”

我愕然惊醒了，看着爸爸：“爸爸，你要离开我们吗？”

爸爸回过头来看着我，微笑着点了点头，又亲亲我的脸，说：“把你们送回老家后爸爸就要走了。”

“你到什么地方去呀！”

“去打鬼子，把炸毁我们房子和工厂的日本鬼子赶走！”

那一刻，爸爸坚定而慈祥的目光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底，我哭了，把头紧紧地依偎在爸爸的怀里，听爸爸讲一些我听不大懂的话，他说他要去保卫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小木船钻过一个小小的石桥洞，我看见小河边躺着好大一片竹排和木排。

一会儿，小木船便靠近了竹排，停泊在竹排旁边。爸爸捆上行李，一只手拉着我，一步跨上了竹排，竹排晃晃荡荡。我还来不及害怕，爸爸就拖着我蹬上了河岸。爸爸把我和行李一起放在河岸上，回头蹬上竹排，抱弟弟、扶姆妈。姆妈一歪一扭，站也站不稳，她的长旗袍和高跟鞋真碍事。

阳春三月，于山小镇静静地躺在群山的怀抱里。老式的灰瓦房排列整齐，一条麻石铺成的小街，两边的商铺鳞次栉比。在群山的呵护下，在小河流水的滋养中，小镇犹如一位妙龄少女，清纯、秀丽。

太阳已经下山了，只留下余晖，小街上的商铺已经打烊了。

爸爸推开虚掩的店门，领着我们穿过店铺，跨过天井向右拐，进入厅屋，再继续往前，笔直走过又一个天井，跨过高高的三级台阶，来到了堂屋。我们的房间就在堂屋的左边，右边是奶奶的卧室。房子较大，但已经陈旧了，那花格子木门就像掉了牙的老人，天井的青石板也是破的。大屋里空荡荡的，连一张像样的桌椅都没有。

爸爸领着我们走进奶奶的卧室，奶奶正躺在床上，爸爸和姆妈先给奶奶鞠躬，然后把我和弟弟领到奶奶面前，奶奶伸出骨瘦如柴的手，摸摸弟弟的头，又摸摸我，喃喃地说：“好，好，回来了就好。”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奶奶，她的样子很虚弱。

一会儿，住在厅屋里的四伯母端来几碗热腾腾白生生的汤圆说：“来，吃一点，你们一定饿了。”

跟在四伯母身后的一个男孩一直冲着我笑。四伯母说：“这是元元哥哥，以后哥哥

带着你们玩，没有人敢欺负你们。”他就是四伯母的儿子，叫清河。

我又累又饿，吃到嘴里的汤圆不知是甜还是咸，吃着吃着就睡着了。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了。

姆妈把那间阴暗潮湿的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我睡在那张大床上，睁开迷朦的双眼，伸着懒腰，好舒服啊！

此时此刻这里暂时还是一片宁静。

二

骤然，外面传来一阵惊恐和骚动。

四伯母急切地拍着我们的房门：“六娘！快！快起来，有队伍来了，你们刚回乡下，太打眼，快躲躲吧！”

姆妈看看爸爸，又看看四伯母：“这深更半夜往哪里躲呀！”

“爬到楼上去，我们这屋又破又旧，又没有楼梯，他们不会注意的。快，把孩子交给我。”

就这样，爸爸和姆妈拉着我爬上了楼。破楼板吱嘎吱嘎地响，特矮，爸爸姆妈抬不了头也伸不了腰。就这样，我们在那灰扑扑的杂物堆里蹲了几个小时。

姆妈总是流泪，都快到中午了，爸爸提着一个布包，他要走了。

四伯母赶来，惊恐地说：“老六，你现在不能走，外面有好多兵，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怕他们找你麻烦。等一会，我给你寻一身便服，找两个人跟你一起走。”

“我不能耽误了。”

“耽误不了多久，你听我的。”

鸡叫头遍，四伯母带来两个人和一套便服：“赶快换上衣服吧，什么都别带，就挑担空筐子。这是两个老亲戚，又是老挑夫，放心地跟他们走吧。”

爸爸他们刚出门不久，远处就传来断断续续的枪声。渐渐地由远而近，轰轰烈烈。忽然，一颗子弹呼啸而过，将屋瓦掀了一大片，“哗哗”地落在天井里。姆妈跑出来抱起弟弟和小妹，让我们三个孩子躲在堂屋里桌子底下。然后，她把所有的棉絮和被子都

堆在桌子上。接着她又钻进桌子底下，张开双臂，紧紧地护着我们三个孩子。

没料到，一个浑身湿淋淋的人，突然闯进屋来。仔细看看，原来是爸爸。

姆妈又放开我们扑到爸爸身边，急切地问：“怎么啦？伤到哪里了吗？”

“没伤，没伤，我没伤，所有的路都封了，走不出去。”

姆妈一边帮他脱掉湿淋淋的衣服，一边说：“祖宗保佑！祖宗保佑！”

爸爸向姆妈做小动作，示意不要让奶奶知道了。

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爸爸是一位早期革命者。1938年，日本鬼子的飞机在武汉上空狂轰滥炸时，爸爸工作的单位平汉铁路（京汉铁路）要迁往北平（北京），而爸爸则准备按地下党组织和周恩来的安排奔赴延安。

由于武汉的局势一天天紧张，姆妈拖着我们三个孩子，实在没办法，这才求爸爸送我们回乡下老家。老家于山离武汉不远，本以为很快就可以安顿好，没料到命运竟是这么地捉弄人，我们回家的第二天，鬼子就逼近了于山，第三天，祖母去世。

草草将祖母下葬后，爸爸就病倒了，开始只是感冒，小街上的居民和医生都逃乱去了，买不到药，接下来感冒发展成为伤寒，而且家里也不能呆了。几个亲戚只得把爸爸抬到了横山舒家湾一个祠堂里。爸爸躺在一个木拖柜（一个大箱子似的床）上，没有被单和褥子，只铺着稻草。姆妈在一旁，用毛巾浇着凉水反复给发高烧的爸爸抹身子。奄奄一息的爸爸没有能熬过这一关，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亲眼看见我最亲爱的爸爸赤身露体，被人从拖柜上抬到地上的稻草里。声嘶力竭的姆妈，紧紧拉着爸爸的一只手不肯放开。这惨痛的一幕在我心里整整痛了大半个世纪，至今无法解脱。

我坐在格子门旁边的小凳子上，透过天井，仰望着蓝天白云，不敢眨眼，我想找到爸爸，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爸爸的身影都在我的眼前。

三

小妹又尿床了，这小东西自己做错了事，还不依不饶地哭个不停，她把我梦中的爸爸赶走了，我也哭起来，喊着“爸爸”。

姆妈突然给了我一巴掌：“不哭了，听！”

“昱，你听，外面有动静！”姆妈紧张地屏息着。片刻，她突然从床上爬起来，一边说：“快，快穿衣服！”她把弟弟和小妹都紧紧地抱在怀里，我靠在她的身边，我感觉她在发抖。我们四个人挤在床前的踏板上，夜，静得让人胆寒，如果有一根针掉在地上，一定会听得非常清楚。

外面传来阵阵拍门的声音，恶狠狠地，姆妈又念着那句话“菩萨保佑！祖宗保佑！”这情景把弟弟和小妹都吓得不吭声了。

天终于亮了，外面也似乎平静了。四伯母一家呆呆地站在厅屋当中。

姆妈小心翼翼地问：“四嫂，昨天晚上……”

四伯母无奈地摇摇头：“不晓得！”

一会儿，对面的刘婶端着一碗腌萝卜进来了，姆妈没有接那碗萝卜，却抱着刘婶的头哭了。刘婶拍着姆妈的肩背安慰道：“好啦！好啦！没事就好，是菩萨祖宗在保佑，一条街挨家挨户都被抢了，就是没进你们家。”她接着说：“六婶，给祖宗上柱香吧，给孩子他爹禀告一声。”

姆妈泪流满面，不住地点头。姆妈买来香和钱纸给祖宗上香，向爸爸禀告，还没张口她就哭起来了，我们围着姆妈哭成一团。

后来才知道，那天晚上，从武汉西撤的国民党军队经过小镇时开始了抢劫。这时的国民党已经溃不成军了，他们在小镇上挨家挨户抢劫财物，一家绸缎铺的老板因为交不出洋和金条，全身被剪刀扎得血肉模糊，衣服上的碎布都被扎进了肉里。清晨，周边来赶集的人们，半路上捡到了金戒指、袁大头（现洋）、钱，还有整匹的布料。

弟弟突然病了，发着高烧，一整天眉眼不睁。姆妈又到玉泉寺去烧香求菩萨，而且

给菩萨许了愿：只要弟弟病好了，每月初一、十五都到庙里来给菩萨敬香、点灯。

几天以后弟弟果然退了烧，他睁开眼睛喊姆妈了。姆妈高兴极了，她又连忙到玉泉寺给菩萨还愿。从此后，家里的油罐子就多了一样东西：一只筷子头上绑了一块肉皮，炒菜时就把肉皮往锅里抹一下，她要把油省下来给菩萨点灯，这是她的承诺。

好在有刘婶的关照，我们也常常能吃到鱼和肉。

刘婶家是开饭馆的，时常有顾客留下的剩菜，还有鱼肠子等下脚料，刘婶都留给我们。捡回来后，姆妈再买些豆渣、白菜、萝卜合着烧给我们吃。那时真觉得好吃极了。姆妈把那些最好的夹到弟弟碗里，说：“你是姐姐，让着弟弟一点，噢！”

小燕子和我成了好朋友，她是刘婶的女儿，她总把他们家里的酥糖、麻花、花生等悄悄地拿给我吃。后来姆妈知道了，对我说：“不要吃小燕子偷偷拿给你的东西，这样很不光彩，懂吗？”姆妈这么一说，我也觉得很丢脸，低着头，心里极其难受。

接连几天细雨绵绵。小燕子头上顶着麻袋，挽着个筐子，跑到我家里来：“昱，到山上去捡地卷皮（地衣）吧！”我高兴得跳起来：“太好了！太好了！”

姆妈找个旧麻袋，对折一下，将底朝上，这样，麻袋就变成了披肩，我把它顶在头上，整个身体都被麻袋保护起来了。我也提一个小竹篮，赤着脚，和小燕子一起上了脚板山。眼看着满山满谷草丛中、青石上，一窝窝一片片，黑油油、嫩滑滑的地卷皮，我高兴得大叫：“哇，真多呀！”

我一抬头看见了山那边爸爸的墓地，我想我的喊声爸爸一定能听见。我哭了，蹲在那草地上手里抓着地卷皮，眼泪哗哗地流。

小半天功夫我就捡了一筐子。姆妈蹲在河边用淘箩把它淘洗得干干净净，炒了一大锅，弟弟吃得高兴，一口一声叫“姐姐”，姆妈更是夸我能干，会做事。

每逢秋季，小河里的水渐渐干了，没来得及与河水一同撤退的小鱼，躺在淤泥里不断挣扎，还有那些小河蚌，躺在淤泥里一动

不动，也许它们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变了。人们轻而易举地把它捡到篓子里，拿回家，变成餐桌上的佳肴。河床上人头攒动，歌声、笑声，还有脚踩泥浆的“叽呱”声，热烈而兴奋，暂时的安宁，也给人们带来暂时的欢乐。

我和小燕子手拉手下了河，刚踏进第一步就几乎摔倒了。身边一位大叔对我说：“把脚趾头勾起，用力抓住泥。”我就使劲勾起脚趾，真的走稳了。

不过走了几步还是滑到了。我一下子变成了泥人，满身泥泞地站着哭。元元哥哥不知道从哪里跑过来，牵着我的手：“不哭了，我们回家吧！”我好感动，不禁大声喊着“哥哥！”这是我第一次叫他哥哥，以前姆妈总是要我叫哥哥，可我就是张不开口。

元元哥哥的腿一年四季烂着不见好，特别是夏天还有一股臭味，他总是摘些楝树叶子贴在溃烂处，一旦揭开那层叶子，就可以看到红色的肉，还有绿色的脓和中间那白色的骨头。我问哥哥：“疼吗？”他点点头，眼圈儿就红了。

半夜里，我觉得口干好干，头也疼，浑身不舒服。实在耐不住了，我喊姆妈，姆妈用手摸摸我的额头，她说我在发烧。天亮了，她又到庙里烧香、求菩萨。

姆妈给菩萨敬了香，又煎了姜糖水给我喝。又端来一碗凉水，用一个铜钱沾上水在我的胸前和后背刮。一会儿，我觉得轻松多了。

姆妈坐在我的身边对我说：“前天你在河里捡蚌倒在泥里，怕是你爸爸摸了你一下，他平日心疼你，看你在河里摸蚌心里难受。我给他烧纸啦，叫他再不要碰你。”

“不是的！”我对姆妈大声吼道。

“怎么不是的？”

“就不是的！不是的！”我几乎有点歇斯底里。

“阴和阳是不一样的，你爸爸现在是阴间的人，所以……”

“不是的，你胡说！”我心里涌动着一股甜甜的酸楚，竟呜呜地哭起来。我想要是真像姆妈说的那样，我倒愿意让爸爸常来摸

摸我，哪怕是让我一百次地发烧，一千次、一万次地头疼，我也愿意。

七、八天的连阴雨，房间里的地上几乎踩得出水来。姆妈纺的棉纱卖不掉就没钱买米了，姆妈的脸也像天气一样的阴沉。

阳光终于从天井上大模大样地跳进屋来，温暖而亲切。刘婶又端来一大钵杂菜，姆妈倒在锅里，然后又掺了些萝卜，煮得香喷喷的，吃饱了，姆妈又烧了热水给我们洗澡。我把绑在身上的那个小包取下来，泡在水里的身体真轻松。我不想把那个东西长期绑在身上，可姆妈说：那是命根子。是爸爸临终前交给她的，爸爸说要是他不在了就带着这些东西去找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的同学周恩来，找组织。组织是谁？我不知道。周恩来在哪里？组织在哪里？连姆妈也不知道。兵荒马乱，又怕把那东西弄丢了，就长期绑在我身上。

远处传来枪声，小街上又开始骚动了……

“鬼子来了！鬼子来了！”

姆妈胡乱地给我们穿好衣服，背着弟弟，抱上妹妹就往外跑。我连忙赶上去揪住她的衣服角；上衣扣子还没来得及扣上。

小街上已经人流如潮。人们背着、提着、拖着孩子，惊慌失措地匆匆向山里奔跑。身边只有急骤、密匝的脚步声，和急促的喘息声，没有人说话，连孩子都吓得不敢哭了。我一路跟着姆妈，艰难地跑过那乱石小路，脚被小顽石硌得生疼，我没有哭，怕。

天黑了，月亮挂在天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姆妈的衣角已不在我手里了，姆妈提醒我看着白路走。不料“扑通”一声，我掉到了路旁的小沟里。在月亮的光照下，水比路更白。

人们就像一群被驱赶的牲口，饿着肚子，失魂落魄地坐在冰冷的山沟里。谁也不知道今晚怎么过，明天是否还能活。

直到第二天下午，人们才揣着惶惶的心，走上回家的路。

刚跨进门，姆妈一声狂放的哀号。我连忙冲过去，看见堂屋中间的那堆灰烬，我也

傻了。

姆妈丢下小妹，在刺鼻的、无力的余烟里、在那灰烬当中寻找，又向屋内的每一个角落冲撞，一无所获。她瘫坐在水汪汪的湿地上，哀嚎。

床上的铺盖、毛衣……统统化成了灰烬。厨房里、锅里、碗里、水缸里全是大、小便。

姆妈突然从地上爬起来，急切地在我身上抓摸，两只手无力地空抓：“没有了！烧了！烧了！我们的命根子烧了！”

我害怕极了，我知道姆妈说的命根子就是一直绑在我身上的东西。我也在暗暗地责备自己：为什么没有及时地把它绑在身上呢！我怕姆妈要打我，可姆妈说：“你也是个孩子，你不懂。”其实，我懂，我知道那是能救我们命的东西，有那东西在，也许有一天就有人帮我们了，现在没有了，一切希望都化成了灰烬。

四

小街上的人们，虽然每个日日夜夜都提心吊胆，但对已经来临的农历新年依然是那样的虔诚，他们把一切的希望和命运都寄予神灵和祖先，祈求他们在冥冥之中保佑家小平安。

腊月二十四过小年。姆妈也买了鱼、肉、豆腐、青菜和香蜡冥纸，接祖宗过年。并请回家过年的五伯父主持祭祀。

堂屋中间的方桌上摆着热腾腾的八碗菜肴，四荤四素。五伯父点燃香烛后，对着饭桌三拜九叩。姆妈将弟弟按在蒲团上，一边说：“快，给祖宗磕头，求祖宗保佑。”我也虔诚地跪下，心里在呼唤着爸爸。我似乎觉得爸爸就坐在那里，在我眼前；我看到了他的微笑，他明亮的眼神。冥纸的纸灰在堂屋的上空轻轻的飞舞，就像爸爸曾经给我放飞的小纸鸢。姆妈泪如雨下，她站在房门口，对着桌子说：“你都走了大半年了，不记挂你的儿女吗？你要保佑他们，常回来看看他们……”她哽咽着。

五伯父站在桌子的一角，嚅起薄薄的嘴

唇沿着桌子吹了一圈，然后，端起盛满酒的小酒盅，依次把一盅一盅的酒酹在地上。

祭祖的仪式结束了。五伯父理所当然地坐在了首席，自己斟了一杯酒，端起小酒盅轻轻地贴在噉起的嘴唇边一口一口地呷着，一下一下地用筷子夹起黄灿灿的鱼和酥嫩嫩的肉。

姆妈站在一旁，毕恭毕敬地对五伯父说：“五哥是大丈夫，我们孤儿寡母往后还要五哥多照应，等孩子们长大成人，孝敬伯父。”

五伯父一边抿酒，一边在鼻子里哼哼。

姆妈一边抹泪，一边给弟弟和小妹喂饭。

五伯父从自己的袖筒里掏出一块白手帕，抹了抹油腻的嘴，站起身来，然后，右手往后一操，撩起长袍的后摆迈步跨出了堂屋。

五伯父是武汉市一家工厂的职员，日本人占领武汉时，工厂被毁了，他也失业了，他基本不回家，奶奶和五伯母（他的妻子）去世时他也没回家。

大年三十晚上，姆妈给我们洗了澡，换上了用旧衣服改成的新衣服。她说：“明天是大年初一，不能说‘鬼’不能说‘死’，记住了吗？”

我连忙点头说：“记住了。”

姆妈又问弟弟：“姐姐记住了，你呢？”

弟弟小鸡啄米似的直点头：“记住了，记住了。”

姆妈给了我两分钱压岁，也给了弟弟两分钱。我把钱放在内衣口袋里。姆妈又给我们烧了一个烘钵，又给了我们一把豌豆和一把黄豆。我和弟弟坐在堂屋里的小凳子上，把热烘烘的烘钵夹在膝盖间，用筷子在钵里火堆上扒个小坑，然后再把豌豆或黄豆放两粒在小坑里，再用热灰盖上。一会儿，轻轻的“叭”地一声，豆子烧熟爆开了。我用筷子夹出来，和弟弟一人一粒，吃得津津有味。元元哥哥也来了，他从衣袋里搜出一把花生米，悄悄地放在我的衣兜里。我们三个人围着一个小烘钵在大年三十晚上守岁。

弟弟终于熬不住了，我只好把他抱到床上让他先睡。我们差不多把豆子和花生都吃完了，烘钵里的火也快灭了，眼睛也不听话，老想闭上。我的口张得老大，打了个呵欠，元元哥哥乘机把一粒花生米丢进了我的嘴里，我们俩都高兴地笑了。

四伯母把元元哥哥叫走了，我也该睡了。

我睡在姆妈身边，凝听着姆妈的嚤泣，我的瞌睡全跑了，脑子里老想着爸爸。耳边好像有敲门的声音，侧耳静听，却是一点声音也没有，我的整个心灵装满了失落和悲伤，它把我带进了迷离的梦里……

骤然响起鞭炮声，热烈而喜庆，小镇被淹没了，它赶走了我的梦。我和姆妈一起穿衣起来。弟弟睡得正香，可姆妈硬要拉他起来，还一遍一遍的叮咛：“过年啦，你们又长了一岁，要听话……”弟弟却极不耐烦地忤怩着，打着哭腔“鬼！鬼！”姆妈连忙拿出事先准备的草纸在他的小嘴上抹呀抹，一边说：“小孩放屁，百无禁忌。”草纸很粗糙，弟弟的嘴被抹疼了，越发大声地哭起来：“有鬼！有鬼！”挨了一巴掌反而不哭了。洗脸时他又嗝声嗝气地打起哭腔：“疼死我了！疼死我了！”姆妈又朝他扇了一巴掌，骂道：“你这该死的鬼东西！”一着急，姆妈把两个不吉利的字眼都说出来了。我觉得好笑，便指着姆妈的鼻子说：“你都说了！你都说了！”顿时，姆妈泪如骤雨。我手足无措。

大年初一，一些亲戚都来拜年了，姆妈只是睡在床上哭。不懂事的弟弟只以为姆妈还在生他的气，也无精打采，愁眉不展。忽然，他突发奇想：“姐姐，姆妈说我又长大一岁啦，快成大人了！”

我说：“是呀。”

他又说：“我长呀！长呀！长成个爸爸，姐姐长呀！长呀！长成个姆妈，我们就有钱了，姆妈就不哭了是吗？”

我说：“是……”

姆妈突然从房间里跑出来，紧紧地抱住弟弟：“好儿呀！姆妈再不哭了！不哭了！再也不哭了！”

姆妈用她冰凉的手给我和弟弟抹干了脸上的泪。

一晃就是大年初六了。五伯父在用早餐：豆浆泡糯米。姆妈走到他面前，谦谦地说：“五哥，听说北京的三哥给我们寄来了信和钱，麻烦你帮我们收下了。”

“哪个说的呀！”他瞪着一双可怕的小眼睛。

“邮政代办所的人亲口告诉我的。”

“没有这回事，你叫他来当面对我说。”他站起身来，准备离开。

姆妈毅然挡住了他的去路，说：“那好，我和你一起去代办所。”

“你放肆！”他猛一回头，横眉怒目地吼道。

姆妈抓住了他的一只衣袖，他用力一甩把姆妈推倒了，一只碗掉在地上，洒了一地的豆浆。姆妈哀求道：“钱我不要了，你把三哥的地址告诉我吧！你放心，我以后不会提钱的事。求你啦！”

五伯父头也不回地走了。几年都没有回家。

这天，刘婶来我家串门，她和姆妈两个人在房间里说悄悄话，后来又听她大声说：

“带着孩子们到娘家去住些时吧，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年轻寡妇。再说，你从大城市里回来，在这小地方你与众不同，六叔过去是铁路上的工程师，又留过洋，是赚大钱的人。恐怕有人不但惦记你的人，还惦记你的钱哩！你娘家是大户人家，是你的靠山。再说，六叔在世时也帮过你娘家的几个弟弟，你弟弟们也都出息了，现在你孤儿寡母，不靠他们靠谁呢？”

“刘婶，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

“也没有什么，只是昨天晚上听小燕子他爸说……”

“说什么啦？”姆妈的神情有点惊慌。

“有人在议论，说你年轻、漂亮，又有钱……”停了一会儿，刘婶接着说：“这有钱可是你们家老五说出去的。”

姆妈不禁潸然泪下：“刘婶，不怕你笑话，他爹本来薪水也算是高的，可是长年负担大房一家五口；自从他大伯病了，大房一

家人没有收入，还有我娘家的弟弟在汉口读书，他每月的工资总是用得紧巴巴的。有时我也跟他发牢骚，他总说，‘有我你什么都不用怕。’可是现在他丢下我们娘四个走了，留给我什么呢？三个长嘴要吃的孩子。”姆妈涕泪滂沱的说，“也是我们母子命苦，原本我们一家人是要跟着铁路上一起迁到北平的，可他爹说要去延安，我死活不让他走，这才答应把我们送回来。是我害死了他，也害苦了几个孩子，我真是个罪人！”流着泪，一会儿又好像是自言自语，“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什么都炸光了，一天几次往防空洞里钻，剩下的就是几条命。”

“六婶，我知道你说的都是大实话，可人心不可测呀！就连你家里人都不见得靠得住。”刘婶丢下话走了。

五

姆妈怀里抱着小妹，后面背着弟弟，右胳膊上挽着包裹，我也背了个小包。走呀，走呀，翻过山坳，走过一段长长的河堤，又在一大片庄稼地里穿行，前面是一片绿色的平川。

姆妈指着远处一排白墙灰瓦的大瓦房说：“我们快到了，那就是外婆家。”听到姆妈的话，我的两条腿立即增长了力气，走起路来轻松多了。可姆妈气喘吁吁的，额头上的汗水一溜一溜地往下淌。我说：“姆妈，你走不动了吧？”“走得动，我走得动。”一边又对背上的弟弟说：“下来再跟姐姐走几步吧，好吗？”弟弟“嗯”了一声，姆妈蹲下身子，把弟弟放在地上，一边说：“好乖，我的儿子真乖哟。”一路上弟弟就这样背背走走，走了三十多里地。

外婆家的房子真漂亮。雪白的墙壁，高高的屋檐下绘着彩色的图画。屋顶的四角和屋脊的两端各蹲着一双螭头，螭头的头翘得高高的，仰望着天空。大门的屋檐伸出来很宽，屋檐下两边的木笼里，小鸽子在和它们的姆妈说着悄悄话。一条青石门槛又高又大。

姆妈一见到外婆又呜呜地哭了起来。

一个年龄和姆妈差不多的女人，从姆妈怀里抱过憨睡的小妹；又拉过弟弟的小手，泪眼滂沱地说：“可怜哟！”这就是我的大舅妈。

外婆家的房子从里看起来比从外面看起来显得更大。那厚实的大门里面两边各立着一个粮仓，层层叠叠，高齐屋檐，犹如两座小楼房。姆妈说里面装的是谷子和小麦。堂屋四面的木制站壁上褐红色的油漆泛着光泽，一幅幅字画在四壁整齐地排列着。正面的中堂上“天地君亲师位”几个大字特别醒目，右边是外公的灵位。中堂右边有两道门，一道通向厨房，一道通向院落。一条石砌的小径将那正方形的院落分成两半，连接着一幢高大别致的两层楼房，一楼的大厅里堆满了风车、犁、耙等各式各样的农具，右边是长工郑师傅的卧室。外婆让我们一家人暂住在左边的房里。

房很大，但都被一些杂七杂八的我至今也叫不出名字的东西占满了。姆妈动手将那些杂物搬到了一头，腾出被压在最下层的旧木床，把外婆给的那两床旧棉絮垫好，就成了我们的栖身之所。这幢楼房的后面有一道高高的围墙，从里看围墙约两米高，但从外面看有六、七米，犹如一座陡峭的悬崖。姆妈告诉我这是为了防土匪。

姆妈说二楼原来是学堂，自己小时候也在那里读过书，现在外公不在了，三个舅舅都长大成人了，自从大舅和三舅跟着我爸爸姆妈到武汉读中学，学堂就空下来了。

姆妈在厨房里帮大舅妈烧火做饭。姆妈坐在灶门口，用手把棉梗、黄豆梗、芝麻梗一把一把扯下来，用一个大铁叉送进灶里，灶里燃烧起熊熊的火焰。她们俩一边忙着手里的活一边说话。有时候她们哭了，一把鼻涕一把泪，有时候她们又笑啦，无论是笑还是哭，她们都会把系在腰间的围裙拉起来为自己抹眼泪，或用手指头轻轻地压住自己的嘴唇“嘘……”一下，不约而同地把眼睛朝门那边一瞟，示意小声点，不要让外婆听见了。

吃饭的时候，姆妈总是坐在灶门口，端

一碗饭，用勺子先喂给弟弟吃，我端碗坐在姆妈身边吃。只有外婆和郑师傅，还有比我大四岁的小姨坐在桌子上吃饭。等他们吃完了，离开厨房，大舅妈和姆妈才端起饭碗坐在桌边吃那些残剩的菜，她俩还互相推让着，总要把稍好一点的让给对方。

我特别爱吃锅巴，每次大舅妈总是在锅里的饭盛完以后，再把锅盖盖好，让灶里的余火把锅粑烘得又焦又脆，黄澄澄、香喷喷，好看又好吃。

有一次，小姨硬说鱼肚子鱼籽是大舅妈给我吃了，她又哭又闹，不依不饶。外婆狠狠地瞪着我说：“姑娘家不学好，光学偷吃。”我想说我真的没有吃。可外婆牵着姆妈掉头就走了。我委屈死了，只有哭，大舅妈和姆妈哄着我。

傍晚时分，猛然间从大舅妈的房里传出了地陷天塌的惨叫，把全屋人都吓呆了。姆妈丢开小妹往堂屋里跑，不料踢在门坎上，摔破了头，她还是不顾一切地冲到大舅妈的房门口哭着喊着，可是房门关得紧紧的，屋里死一般地沉静。外婆把郑师傅叫来了，当他举起肩膀撞开门时，不禁惊讶得掉头就往外跑，苍白的脸上大汗淋漓，口中不住地念着“罪过！罪过！”

大舅妈全身一丝不挂地躺在澡盆里，完全失去了知觉。姆妈和外婆连忙进房关上了房门。这时门外才听得到嚤嚤的哭泣声，人们提着的心才放下来。一会儿，外婆打开房门说：“不要紧，是母猪疯（癫痫）。”小姨跟在后面大模大样地走出来。大舅妈禁不住又呜呜的哭起来，姆妈也跟着流泪。

姆妈告诉我：大舅妈的娘家很穷，她十三岁就到外婆家当童养媳，一天到晚围着那三尺高的灶台转。家里、地里都是一把好手。那年，外婆请人给大舅发了电报谎称自己病重，大舅赶回来时外婆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于是，他们就圆了房（结婚）。第二天大舅就走了。

“昱，你还没睡着呀！”说着，姆妈伸手摸摸我的脸：“别怕，快睡吧，舅妈没有病，是你小姨开玩笑，没有事，你快睡噢！”

我不知道小姨开的什么玩笑，最后从姆妈那里解开了这个谜。

那天傍晚，大舅妈端着盆子到厨房去打洗澡水时，小姨便溜进了她的房间，并把自己卷在立在床边踏板上的凉席里。大舅妈打来水倒入洗澡盆里，插上门闩，脱光了衣服，光着身子站到盆子里的时候，小姨就慢慢地打开凉席，神奇地从凉席里面钻出来。大舅妈来不及看清是人是鬼，吓得惊叫一声就昏倒了。姆妈还说，有一次小姨把一只死青蛙偷偷塞在大舅妈的被窝里，半夜里吓得大舅妈惨叫。

我问姆妈：“小姨为什么这样？”

姆妈说：“她就是会使阴坏。”

月亮圆圆的挂在天上，大舅妈拿一把小竹椅，坐在院子里的石径旁：“来，昱，舅妈给你一样好东西。”

我坐在门坎上，侧头向房里望了一眼睡在床上的姆妈，眼泪在眼圈里打转。

“来，舅妈给你讲个故事。”

我坐在舅妈身边，看见她打开手里的小纸包，说：“看，舅妈给你们做的月饼。今天是中秋节，是舅妈特意给你们做的。”我看着那底层红上层白，圆圆的小粑粑，一阵暖流从心里流过，那是新收的大米和高粱米磨粉做成的粑粑。我拿着粑粑，把它放在嘴边，好香哟！我舍不得把它咬破，轻轻地捧在手里。“快吃吧，里面还有糖哩。”她笑着对我说。

“我今天不吃。”我坐在小凳子上，身子靠在大舅妈的大腿边，听大舅妈讲故事：从前，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她的名字叫嫦娥，带着她的小白兔飞到了月宫里……

“月宫里好吗？”

“当然好，那是天堂呀！”

“哦！……天堂！”想了许久，我问大舅妈：“听刘婶说，我奶奶和爸爸都去了天堂，是吗？”

“是呀！天堂可好哩，所以呀，你以后就不要老记挂爸爸了，知道吗？”

我仰头遥望着那明亮的月亮，心驰神往，渐渐地我靠着大舅妈睡着了：“爸爸！爸爸……”

“昱！昱！醒醒，快醒醒！”我哭了，用拳头打在大舅妈身上，是大舅妈赶走了我的梦。

外婆和小姨都穿上了新衣服，小姨的头上还飞着个红色的蝴蝶结，小姨挽着外婆的胳膊一起出门到亲戚家里吃喜酒去了。

到了中午，大舅妈把一个在门外叫卖的小贩叫进了屋，抽开大门背后那个像小楼房一样的大粮仓的小木门，我看见黄灿灿的小麦哗哗地往外流，大舅妈接了一簸箕，换来了粉条和红枣，姆妈和大舅妈嬉笑着，说着悄悄话。

半夜里，姆妈把我从熟睡中叫醒，我好生气，无论如何也不肯起床，她怕我吵醒了弟弟和小妹，把依然朦胧的我背起来就走。

菜油灯微弱的灯光照着小草棚，满屋昏暗。大舅妈从黑黢黢的灶里端出一个大砂罐，一阵浓香顿时赶走了依恋在我眼帘上的瞌睡虫。大砂罐放在小草屋中间的矮桌上，我就坐在那桌旁，我姆妈、大舅妈、吴婆婆，还有吴婆婆那个得了胸包病的儿子狗娃，大家围着桌子，站着、坐着、小声地嬉笑着，吃得有滋有味，大舅妈给了我一个又肥又大的鸡腿，又给了狗娃一个。

过了两天，外婆和小姨回来了，小姨给了我一个甜酥饼。我捧着那个圆圆的甜酥饼正面闻闻，反面闻闻，想着它一定甜极了，摸摸还是把它装进了荷包里。

太阳偏西了，外婆站在院子右边的侧门旁：“鸡啰啰……”地唤，一群黄灿灿、金晃晃的鸡争先恐后地往门里挤。外婆站在门边一五一十地数，当这些鸡在不停地涌动的时候，她也能数得一清二楚毫不含糊。她关上侧门，端起簸箕将一把一把的谷子撒给鸡吃的同时大声地喊：“云英，云英，昨天是你关的鸡笼吧？怎么少了两只鸡呀？”大舅妈站在门口，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哦！怪不得昨天我听到鸡在后面树林子里咯咯哒哒乱叫，只怕是有野物哟！”是郑师傅帮了大忙，大舅妈如释重负，一场惊吓轻易地过去了。

夏天开始收割时，姆妈捡了一些麦子，她每天都抱着一捆一捆的麦子放在太阳底下

晒，晚上把晒干的麦穗放在洗衣的搓板上用手把一粒粒麦子搓下来。姆妈说等我们回家后把麦子磨了，擀面条吃。弟弟高兴地跳起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小姨站在后面，她说：

“你们吃公攒私，好意思吗？”姆妈愕然，愣了一会，她心平气和地问：“蒲英，这话是谁说的？”“我自己说的，怎么啦！你们占了便宜还不让人说呀！”说完，掉头走了。

晚饭后大舅妈来到我们房里，笑着说：“我看你这几天捡了多少粮食。”说着，她一眼看见了门背晃立着的两个麻袋，高兴地走过去摸着麻袋：“姐，你真行。能把甜日子和苦日子一样地过好。”

“明天我们也该走了。”

“姐，这几天家家户户都在收割，你正好多捡点。”

“不能再住下去了，我不能让人轻贱了我的孩子。”

“是不是有人说什么？”

“蒲英说我们在这里占便宜……”

“姐，你就别瞎想了，也别把蒲英的话当回事。姐姐是姆妈的亲生女儿，过去姐夫对姆妈那么孝敬，你们那么长时间照顾两个弟弟在你那儿上学读书。现在，姐夫他走了，你孤儿寡母，不靠娘家靠谁呢？再说粮食是你自己捡的，吃几餐饭在这个家里又算什么呢？姐姐莫怪妹子不会说话，这屋里每天泼给猪吃的也是粮食啊！蒲英是被姆妈惯坏了，容不得人，你大人大量，自己妹子说的话，你就把它当耳边风吧。”

“姆妈前两天也说过，她说‘你一个妇道人家，田无一亩地无一角，怎么养活三个孩子。我们肖家嫁了的姑娘泼了的水，也没道理养滕家的人呐。’她要我把昱给别人当童养媳。那样我怎么对得起她们死去的爸爸呢！”说着，我姆妈又哭起来。

听了姆妈的话，我死死地抱住姆妈的腿，哭喊着：“不要把我给别人，我哪里也不去，只跟着姆妈……”弟弟和小妹也都哭了。

大舅妈也掉眼泪说：“姐，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听我一句劝，再忍几

天，多捡点粮食。”

正午，远处有人喊：“来了队伍啦！”

人们端着饭碗站在堤上张望，果然有一列长长的队伍从东面堤上走过来。紧接着便有人惊呼：“膏药旗！是膏药旗！”

人们不顾一切，纷纷往芦苇荡里逃。不见姆妈回来，大舅妈都急疯了。一转身远远看见了姆妈，她奔过去拖着姆妈就跑，可姆妈还是死活要把弟弟抱着。

一眨眼功夫，村子里静得可怕，被一种窒息的气氛笼罩着。外婆家里大门的角落里站着一群孩子，我是最大的。

鬼子进村了，一群鬼子兵挺着大肚子，进了外婆的家。他们一进门就脱光了衣服，只留下屁股丫里一条两寸来宽的白布带，就像骑马似的兜着。一只又高又大的狼狗张口吊舌喘着气，竖着耳朵东张西望。

突然，大门外树荫下摇窝里的小妹哭起来了，可我的两只腿子哆嗦着，迈不动，全身都冒起了冷汗。

几个鬼子“哇啦、哇啦”地跑过去，一个鬼子把那条大狼狗也牵过去了，他用锃亮的马刀指着摇窝哇啦了几声，那狗便竖起两只耳朵，用两只后腿直立在地上。我好像意识到可能要发生的事，“哇”的一声哭起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吴婆婆出来了，她一下扑过去，双膝跪倒在那个鬼子面前，连连磕头。一群鬼子仰天大笑。

第二天下午，鬼子走了，村民们陆续回来，各家抱着自己的孩子哭着，一遍又一遍地亲着，姆妈抱着小妹反复地念叨着“阿弥陀佛！”她久久地跪在吴婆婆的面前，伤心欲绝。吴婆婆泪流满面，拉着她的手说：“大小姐，我承受不起呀！”可姆妈还是千恩万谢。

满河沿都是鬼子扔掉的猪、鸡的内脏，有村民在捡。有人蜂拥地往村西跑，村西杨叔的家里传出天塌一般的哭喊声。

杨婶刚生孩子没几天，鬼子进村时，她刚刚跑到屋后面的棉花地里就走不动了，被几个鬼子发现了，奸污了她。鬼子走了，杨婶自己一头扎进水塘里，结束了她二十多岁的生命。孩子在摇窝里声嘶力竭地哭喊，他

还不知道，今生今世他再也回不到姆妈的怀抱，再也吃不到姆妈的乳汁了。杨叔愣愣的，一动不动地坐着，青紫色的脸上不停地抽搐，样子比哭更可怕。

郑师傅套上牛车，姆妈把捡来的粮食搬到牛车上，把弟弟和我抱上车，然后从大舅妈怀里接过小妹。根据外婆的吩咐，郑师傅首先把几捆棉梗放在了车上。我们母子四人窝在棉梗堆里。牛车在高低不平的泥土路上“咿咿呀呀”不紧不慢地滚动着，老水牛不时喘着粗气，不知是因为路难走，还是水牛的年纪太大了，磨磨蹭蹭地走了五、六个小时，才远远看得见那群山怀抱中的小镇。

姆妈在刘婶家的饭馆里买了一碗肉丝面给郑师傅吃。他执意不吃，从牛车上的布袋里拿出两个粑粑，说：“我带着哩，你给孩子们吃吧，他们也饿了。”

姆妈说：“他们不饿，我马上就烧。”

弟弟说：“我饿了，姆妈我饿了！”

郑师傅把粑粑放了一个在桌子上，自己留下一个，转身边吃边往外走。这会牛也正好吃完草。他坐上牛车，鞭子一扬，那老水牛又开始了它的漫漫征程。

姆妈端着那碗面，一口一口地喂给我们吃。弟弟怀里还抱着个大粑粑。

我说：“粑粑给姆妈吃吧。”

他扭扭身子，看了姆妈一眼。

姆妈说：“我不饿，我儿子乖，儿子吃。”

六

姆妈用一块蓝印花土布，缝了一个比书本稍大的口袋，袋口上又缝上两根手指粗的带子。

我问姆妈：“装什么呀？”

她说：“装书、装本子呀！”她笑盈盈地瞅着我。

我明白了，高兴地抱着姆妈的胳膊又跳又叫：“哦！我要上学啦！”

“你要用心读书，将来和爸爸一样，当工程师。”姆妈把书包在我身上比试了一下，带子不长不短正合适，她又开始缝一个